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禾口

中

期一第 · 卷六第



中
和
月
刊

第六卷·第一期 目次

五年之回顧……………編者（一）

變造和糴……………楚金（二）

湘綺樓集外詩……………（五）

超覽樓藏者賢書札……………郭嵩燾（十一）

孽海花考證（一）……………思仿（二十七）

賜視齋日記……………（四十六）

五年之回顧

編者

本刊今又以第六卷開始與讀者諸君相見矣。五年之間，光陰一瞬，誠有不勝其感慨者。溯當創刊之際，本以毫無把握之衷腸，姑作比試驗。數期以後，迭承讀者之指導匡助，漸入於一定之軌轍。日積月累，同好益多，各地紛傳，幾有不脛而走之勢。然重尋舊迹，實亦無大過人之處，不虞之譽，抱愧深矣。

數年以來所欲稍盡其棉薄者，實在文獻之保存。誠以人事靡常，零簡墜簡，一旦灑滅，良可痛惜。得一刊物爲之傳載，即不啻多寫副本，或幸如羊祜之碑，一沈漢水。一置颺首，終有一傳耳。獨惜紙墨矜貴，每期所載無多，而既刊之後，轉瞬散盡，往往欲更覓一本，求之市上，已不可得。此又無可如何之事，欲補救而不知所由也。然本乎夙定之旨，以自策於將來。凡已刊未完之稿，仍當繼續，俾成全璧。遠近著作收藏之家，不我遺棄，以珍祕之稿見示者，必當鄭重校錄編入，以盡此微忱。實深企禱。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變造和糴

楚金

唐人野史尙有暗關政治，議論可采者，知高力士論李林甫牛仙客以變造和糴迎合元宗一事是也。

高力士外傳云，（太原郭澐撰葉氏觀古堂刊唐人小說六種）開元正十三年後，上忽言曰，朕親主六合，二十餘年，兩都往來，甚覺勞弊，欲久住關中，其可致焉，三問，羣臣皆云，江淮漕轉輸極難，臣等愚蒙，未知爲計，上甚不說。後李林甫用裝（原文作紫）隴之謀，爰與變造，牛仙客取彭果之計，首建和糴，數年之中，甚覺寬貸，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無人，謂高公曰，朕自住關內，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無事，高止責屋，吐故納新，軍國之謀，委之林甫，卿謂如何。高公頓首曰，臣自二十年以後，陛下頻賜臣酒，往往過度，便染風疾，言辭倒錯，進趨無恒，十年以來，不敢言事。陛下不遺鄙賤，曾訪芻蕘，縱欲上陳，無裨聖造，然所聞所見，敢不竭誠，且林甫用變造之謀，仙客建和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長行，恐變正倉盡即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旬月之蓄，人懷饑饉之憂，和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天下之人，盡無私蓄，棄本逐末，其遠乎哉。但順動以時，不逾古制，征稅有典，自合恒規，則人不告勞自無虛費，軍國之柄，未可假人。……上乃言曰，卿十年以來不多言事，今所敷奏，未會朕心。……變造之制，史無明文，考貞觀二年，太宗用戴胃言，設義倉，其制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通典及兩唐書本傳）是義倉與正倉相對爲文，正二倉以備正供，義倉則備饑歲，但遇國用不足，不免取義倉以濟之。據冊府元龜邦計部賦稅門云：

開元四年五月勅曰，天下百姓皆有正條正租，州縣義倉本備饑年賑給，若緣官事便用，還以正倉却填，近年以來每三年一度，以百姓義倉造米遠送交納，仍勅百姓私出腳錢。……自今以後更不得以義倉同造，已上道者不在停限。

以義倉之粟折米上供，此所謂變造或回造矣。其法至開元中盛行。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曰，……江南船至河口却還本州，更取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脚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萬石，即數年之內，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爲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船運，三兩年變色，即給貨散，無益公私。（本傳及食貨志）二十一年，耀卿爲相，次年遂兼江淮以南迴造使。（據舊唐本紀及新唐宰相表惟舊合貞志作租庸使而通鑑從之）此即力士外傳所稱耀卿變造之法也。其後範圍愈大，開元二十五年敕關中庸調變粟取米送京，（冊府四八七）江南諸州租並迴造納布。是始則遠處之租變米，繼則近處之租亦變米，遠處之米又變布矣。變而愈輕，則運費減而數量足，流通亦較易。此自漕運及賦稅制度之天然進步也。開元二十五年敕曰：

……今歲屬和平，庶物穰賤，南畝有十千之獲，京師同水火之饒，均其餘以減運費，順其便使農無傷，自今以後，關內諸州庸調課並宜準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南河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舊唐食貨志）其意甚明。

開元二十五年以後，綜賦賦大權者，有楊慎矜韋堅王綰楊釗，皆以集中財賦爲事，而前三人皆爲李林甫所讒嫉以死。然考當時關中富庶之狀，誠可謂盛極一時。舊唐書韋堅傳云：

堅預於東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隻，置於潭側，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廣陵郡船即於楸背上堆積廣陵所出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船即京口綾衫段，晉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綾繡，會稽郡船即銅器羅吳綾綺紗，南海郡船即玳瑁真珠象牙沈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尊茶椀，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紙筆黃連，始安郡船即蕉葛蠟蛇膽翡翠，船中皆有米，吳郡即三破糯米方丈綾，凡數十郡，駕船人皆大笠寬袖衫芒履，如吳楚之制，……廣集兩縣官，使婦人唱之，言得實弘農野，弘農得實那，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實歌。成甫（陝縣尉崔成甫）又作歌詞十首，白衣缺膝綠衫錦半臂偏袒膊紅羅抹額，於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和者婦人一百人，皆鮮服靚妝，齊聲接影，鼓笛胡部以應之。餘船洽進至樓下，連橋彌亘數百里，觀者山積，京城百姓多不識驛馬船檣竿，人人駭視。堅跪上諸郡輕貨，又上百牙盤食，府縣進奏教坊出樂迭奏，玄宗歡悅。

通鑑云：

八載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親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楊鈞奏請所在糶變爲輕貨及微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奏帑藏充暢，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

所謂和糶者，據通鑑云：（開元二十五年五月）

先是西北邊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贖，始用和糶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糶法於關中。戊子，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任二三，和糶東西粟各數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

是和糶所以濟軍費。據通典云：

天寶開拓邊境，多立功勳，每歲軍用日增，其費糶米粟則三百六十萬正段，（朔方河西各八十萬隴西百萬伊西北庭八萬安西十二萬河東節度及羣牧使各四十萬）給衣則五百三十萬，（朔方百二十萬隴右百五十萬河西百萬伊西北庭四十萬安西三十萬河東節度四萬羣牧五十萬）別支計則二百一十萬，（河東五十萬幽州劍南各八十萬）餽軍食則百九十萬石。（河東五十萬幽州劍南各七十萬）

觀此則除以絹帛供諸鎮自買米粟，仍於河東幽州劍南三處轉輸軍食。杜詩所謂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及雲帆轉滄海，稞稻米東吳也。

按高力士外傳作者郭湜，示以忤李輔國與力士同流貽中，聞力士之言因而筆錄，亦不能無疏舛。所稱林甫與變造一語，其實林甫入相後於裴耀卿一年，此非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邪。

（附注）此篇本意若尤常之說昔年曾以見示乃隱括而錄之

湘綺樓集外詩

乙丑十一月二十八日河北大雪馬上作

六月炎州火作山冬來齊趨雪盈鞍冰天熱海皆經過不覺人間
萬事難

六花偏傍錦求飛涇逗重襟火力微湘綺樓中他夜雪好將鷺瓦
當油衣

巳巳十二月十一日冒雪還山作

雪抹煙橫千萬山玉驄歸路不辭難蘇家麥粟尋常意紅帕盤金

蓋馬鞍

曉尾纏冰雪未開漸看鷺瓦認妝臺莫辭笑鬢燈前出十七年中

第一回

寄耕雲索金橋龍井茶五代史

湘上園林雪後開垂垂盧橘送香來吾家舊寫來禽帖更乞明珠
三百枚

龍井茶香見許分不須長揖上將軍至川老婢能煎喫肯為蒼生
惱使君

歐九空修五代書事文殘闕義羅疏君家殿本傳劉薛遺伴雙妹

度歲除

示 六 雪

十日春雲壓屋山早眠應不訝宵寒無端紅藥催離思一夜新苗

滿玉闌

艷曲新聲偶憶雲祿楊風窺碧花盤階前臘月窗前雨迸作春光

四五分

赴飲歸途馬行甚樂

碧草春泉菴崑溪玉體飲罷欲騎嘶羅衣葉葉東風裏未許輕塵

泥馬驅

芳甸餘春艷夕暉管弦催送酒人歸垂楊細路頻來往只恐青山

翠涇衣

石鼓山閒眺

二水空明一嶼圓叢叢樹影接城煙蒼崖舊鎮東西郡薊碣空懸

漢晉年六尺鼓鳴孫亮縣千艘糧運武侯船於今弦誦留佳處選

士應逢宋子淵

春 近

龍池碧水漾輕瀾正午風微日漸暹楊柳未黃豈未綠嫩春先轉

碧桃枝

消寒連日澆新菊試數梅花下酒籌倚醉不知霜月冷夜行初御
紫紹裘

寒菜畦邊偶一花土膏潛長碧雲芽東風莫便催芳草却恐游人
早憶家

雪上瓊樓旋旋消綠窗斜日透疏寮為嫌指冷停新曲近欲重拈
白玉簫

和殷竹伍從子默存贈詩

竹室銅盤有異才明珠五六夜光來白魚歧轉沙棠楫三鳳驛和
紫閣隈春色蕤蕤連去浪晴光灑灑動離杯長安卿相須年少莫
把丹經問老萊

題神女祠

解珮曾過漢水濤重局今叩玉墀陰相當便許分明看不語方傳
眼色深縱作錦鞵終有恨得拈得帶已同心蕙楊春月應長好誰
識青軒夜獨吟

玉女留門鳳掩扉坐中春色有誰知青鸞暗啄鴛鴦瓦仙鼠偷眠
翠翳惟芳草有情遮去路杏花無計避相思紅巾本自君懷得拋
向君前贈別離

彭女詩

長沙二女傳高節晉代留芳始在茲斷臂豈明貞結恨露筋逃拜
女仙祠箱箴碧綠空留施圖史丹青有想思一月沉吟八年夢始
知冰蘗是甘飴

一死從容飲玉丹九重延佇結幽蘭清心直映重湖底冤氣能令
六月寒周李上巒鑄石定郭黃遺義鏤金難人生忠烈原非幸泉
路重思淚暗彈

弔燕子樓

煙鎖彭城暮色秋繞城無復舊河流唯餘節度東樓月照盡繁華
照盡愁

羅帳留香被不溫祇將寂寞報深恩安陵約死非難爭爭及三妃
淚竹痕

洛陽霜露不問歸自檢空箱舊舞衣頗怪韓馮為蛺蝶尚貪生作
一雙飛

婉孌恩長一死認舍人原不解深情多應愛惜花枝好不放雲靈
白髮生

池上看新柳

新柳柔枝碧到尖不因風起總纖纖樓前一夜春分雨掛作重
翠翠簾

帶雨和煙手自移如今看到碧絲絲行入莫訝成陰早未遭傷離
折一枝

爲意城子題讀書圖

聞君少日有詩名只羨閒吟不羨榮手校芸香依殿本坐聽松子
落衣聲懶澗門第求清宦正賴山林養道情湘上年年秋樹綠西
風涼處褐衣輕

十年梓木萬山中借隱曾傳左郭風一自爲儒逢世難廿年噓壁
長秋蓬名心灑灑吹蘭雪高詠重重怨蕙蕞莫瑣筠松輕入世挂
書牛角未英雄

見余煥忠女易秀坤妻旌表輒碑因題二詩

麝粉蘭燒香不灰分明題字照新階瓊枝朗朗春風裏羞殺桃花
不敢開

兵災已過復傳烽一顆明珠墮掌中借問春霧見余女何如巢妾
對唐宗

過萍鄉得前年舊寓

舊游如夢復如醒只憶嬌嬌不憶名剛舉玉杯成一笑着華朱字
甚分明

桃花落處玉成煙仙藥從來不駐年比似牛郎猶易老等閒頭白

作神仙

芳原走馬偶作

逆水枉拋牽纜錦胡沙究費醉眠暉南朝惟有東昏俊解向春郊
鬪馬馳

望人家垣內楓柳口號一絕

夕照微陰似欲霜井梧池柳半凋傷莫言城裏秋寒晚一夜西風
萬木黃

喜雪詩

愆陽寒雨怨疑多一夜祥雲釀太和陳駱未應誇善禱旱蝗先已
息民訛官梅雀暎珠如粟曉轉驪回玉作珂莫道庚公塵正急也
須先和野人歌

後喜雪詩

三日交春雪是災六花連夜趁風來南州地煖消溫旱電氣樞回
起瑞雷應似飛霜明庶婦料無淫潦犯城臺消寒近日催文宴二
八賓僚盡上才

山川佳氣遠夷看要識清湘徹底寒蹄迹未能通鳥獸園林新見
長琅玕流民挾纜憐黃口破研烘水割紫肝借問淵明望松處荆
蕪明燭夜吟難

題李菊坡扇

昔年秋餞合江亭十載征衫領尚青
同燕紅羊同值未故園仙鶴
幸還丁論文律細知名早感舊詩成
對酒聽人世相逢幾回醉莫
辭殘燭照晨星

故人幾輩踏秋風看遍槐黃與杏紅
萬事升沉狂醉裏十年光景
客愁中蘭電楚國嗟時暮春盡
江南有夢通關道征帆須及早清
魯何處更相同

看落卷五十本頗有升沉之感

名場辛苦望誰知未死春蠶尚吐絲
祇恐柯亭不重到枯株燒盡
玉龍枝

八月十一日

杏林桃葉又十年重登綺閣奏湘弦
芙蓉漸老秋仍艶桂樹新香
月欲圓爲惜別離增宴樂偶看城郭憶
林泉舊栽垂柳禁煙露猶
傍闌干待舞筵

戲成

治邑多紛久去官早驅百慮引輕歡
慎微勉克承家實俾勸終思
俯陸丹翔步縵岡通竹岫散巾畫雨
滴荷盤羊玄競秀禪神曠西
向秦都問鞠蘭

續粉女臘粥詩

殘雪階前尚未銷東風先煖寶鑪香
粥冽傲年事未覺京華
舊夢遙

蔬角清談佛地嚴木魚呼粥雪如鹽
西堂鐘磬齋厨冷屋簷如今
似舊甜

聞力臣與佐卿談官情戲占一絕

風平浪靜絮團空有客閒談笑頂紅
欲把道臺謀一缺十年前已
薄囊翁

雜詩出曉獄門界中作

風竹垂前晚霧生閒吟無限古今情
湖隄處處皆非舊新種芭蕉
雪打聲

仙雅風流酒一危吟成剛被雨湖知
當時已訝無名輩猶道徐凝
有惡詩

白馬驪駒詠可哀平塗堪並禹功開
後人那識泥行苦茫屨履鞋
得得來

隄上歲空冷暮暉再瞻琴臺淚沾衣
尋知且暮無生死不見人間
杜德機

仙女山邊十頃田每來松竹故依然
幸夷如屋花如雪聞憶新昏

廿五年

怨長輕絕感交親誰識恩深却誤身今夜一燈聽雨臥窗前剪燭更無人

約棣生弔李舅之喪聲生調祖墓余亦同往賦一詩

千粒寒松覆墓青老成遺範想平生至今百戲朝正節莫諱當時

任俠名

和楊石徑桐園即景詩兼憑唐作舟寄研農八首

達人隨處即吾廬況是征帆甫卸初燕寢香清無鼓吹聞吟仍似

昔貧居

尋樂何須問孔顏古來名利不如閒西莊莫笑松筠鏤時許同心

共往還

桐門列戟共花垂舊第前臨洗藥池後院前墀好松柳香山栽種

也忘疲

莫問錢塘小有園主人歸後暮蟬喧廿年苦戰兼口口空與飛鴻

認雪口

口口口口口然又憶壺天口口口口口口口秋月為他催老

客中年

畢竟林塘主客誰馬蘭苔石有離思家書好報杭州吏正是胡麻

欲熟時

羅山儒雅惜三餘筆託尚書里第居等是客中何顯晦輪君歸老

種瓜蔬

自卜新居山水間白鷗黃鶴玉籠閑從君臥看西湖畫最憶蘇隄

萬柳環

刺諸附和曾督者即子

春郊流水長菱蕩赤鮪黃鱖也自神乞與泥阮三尺水欲成龍去

奈無鱗

出岫高雲倦欲休四山重霧合成愁無端共作黃昏雨一夜廉纖

不自由

和子箴

白兔樓邊夕照開錦江春色隔年來輕舟始渡千重峽勝會遲傾

五九杯入蜀例教詩膽壯索逋先試騎兵材獨憐灑寺清尊寂不

及官齋並帶梅

曼湖再挑子箴

詩筒應候戟門開和作遺須隔歲來晴色曉浮廳馬善春光寒歲

碧螺杯口口徧覽隨珠集新製慚無蜀錦材為問揚州口口口何

如杜老跡江梅

和子箴二日喜雪

新歲遺頭寒未開祥庭木屑想備材朝衣尙宿沉香火冬酒深斟
白瓊杯光路玉珂應借色鋪翼光送六花來撒鹽莫問君家富調
鼎如今但作梅

讀子箴集三日未盡疊韻詩已四至走筆奉答

讀畫論詩懷抱開詞源直似蜀江來授經室敵光珠海儀章文成
擬玉杯近欲高吟壓水柱不教餘恨惱淵材偏師且喜長城近未
待江南寄折梅

道傍見瘦柳有感口占

瘦盡柳腰無一把不勝春處最饒春風流自是天生與莫怨當年

苦折人

澆潛水（即嘉陵江）水色最秀亦即潛水也賦一詩

活似雲英類似琉璃滑清處不知寒世間水色應無比喚取吳生
袖手看

失題

錦城煙景靜濛濛二月寒深花市東惟有戟門堪跋馬旗竿吹雨
識春風

三邊無毒鼓聲和五丈高牙樹駭駭不待晴光蕙翠初柳旗陰處
點春多

超覽樓藏書賢書札（二）

郭 嵩 燾

適讀大文。老筆非鄙人所及。委題二圖各得長句一首。精力短乏。不樂構思。歲常不一作。機調皆滯。辭不能達意。氣又不能舉其辭。然卻實含無數感激。亦變雅詩人之旨也。楹聯一首求書。去歲求書扇一柄亦須得一賜還也。敬頌台安。愚兄嵩燾頓首。廿八。

日思詣談。以有須酬應處。當需一日工夫。十餘日來微患腰痛。不爲緣也。廿五日已命輿出門。會客至出見。腰痛大作。至不能舉步。教人扶掖乃能反入內室。向無此證。老態個人。可悲之甚。聞院署接電報十四日貞度門火延燒太和門。是何祥也。爲之心悸。忽々已至歲除。醬肘味似佳。送上一具。稍助辛盤。腰痛內外兼治。日已輕減。并謹奉聞。敬請台安。愚兄嵩燾頓首廿八。

頃談甚暢。天氣過熱。恐有風雨。初六開行爲宜。明日能否枉過。無他酬應似亦可不入城也。羅研生與南屏兩家詩文集呈上。（南屏詩不如文又如有小品數種今但存詩一部）外惟潘經峯集二種黃漢皋四書異同商一套檢呈。并稍成完書者。其已有傳者不更呈繳。大率吳羅兩公似宜一詳補傳。呈上食品數種。稍備舟中佐餐之需。及新化竹器二種。希飭收。敬頌行安。愚兄嵩燾頓首初三。

手示領悉，電報昨由重伯送閱。并據英國電報。華兵四千人法兵七百人素寡不敵敗退。所云殺千餘人恐亦非實。要之此等勝敗都無足爲欣戚也。天津定約明言中兵撤回邊境。荀子云。約結已定雖觀利敗不欺其與。況此并無所謂利敗耶。朝臣無一讀書有識者。真無如何也。復頌子致仁弟大人台安。兄嵩燾頓首廿。

承示右銘觀察函并所撰太天人墓銘。叙次極有聲色。擬節去數語未知有當否。頃得研仙信已謀得住宅三數處。然其屋似微小。又未知有無山場樹木。經營亦大不易。要不能不一謀耳。已回信詳詢之。即頌安。愚兄嵩燾頓首。十一。

奉書并見示會典。當時具奏絕奇。聖人爲正其義。然未議處亦未著爲令。則亦知人情之不能彊齊也。訖今百二十餘年。未聞有例禁。閣下到館已至大祥。距服官不遠。尤無悖於義。關件仍送上。早起吳雲谷過談久乃去。乘空一飯。而人客踵至。至晚始畢。關件宜早送。竟無暇檢上。傅青老爲速尊旨鄙意左相數千里關訂。豈可自我中格之。示及陳伯平書。持論與其志趣皆能絕遠於人。道也進乎技矣。操心慮患以成德。庸有量乎。然而多言不若無言之愈也。伯平將謂今日之紀綱優於乾嘉以前。吾不敢知也。所見終未瑩耳。要其所以爲朋友勗勉。則亦古人之所尙矣。閣下信而行之。義也。其赴江南實亦於義無忤。復頌台安。會典及陳書并繳還。愚兄嵩燾頓首。朔日朝。

承示俞翁老壽文。一意灌輸。蒼老堅實。絕去蹊徑。此境頗不易到。惟篇中時時與姊嬉戲中庭及下歐擊字微欠妥協。嬉戲或作譁笑。歐擊或作爭奪。或云時時與姊環坐譁笑則兼有太夫人在內。祈酌之。復頌台安。兄嵩燾頓首。廿八

奉誦手示并惠楠木書廚。視舊購精緻而又堅厚。似係定製。於書室極爲得用。拜賜多矣。昨益吾處見德公手柬知此舉成於閣下及益吾。以爲省居十餘年未有。此美政也。右銘志在有爲。但能奏派無不樂從。大約五月內回湖南。當在奉旨後矣。手此申謝復頌台安。兄嵩燾頓首。

自信學問文章不能望君及益吾。近歲尤衰鈍。憚於構思。尊公墓銘遲久未能下筆。且夕服闋北行。又不敢竟違所屬。日昨謝客兩日。略了一二酬應文字。奉上尊公墓銘一篇。未知有當萬一否。仍乞一加繩削爲感。即頌時安。兄嵩巖頓首。廿日。

○ 奉手示并集漢書聯并詩。感荷榮寵之至。大詩渾灑流轉。然一扇面恐不足容之。請化秋興八首爲諸侯五首。(第一章忠良策當改爲防邊策結聯與八百結聯意微復當云今日司農愁仰屋倉皇征調營經營第二章起句樓船橫海日喧騰玉帳牙旗次第開與首章大將連營憲復當云冥冥炎海釣龍臺一簇樓船付劫灰第三章登庸第四章汝南第五章清淺蓬萊如此似較遺緊感事詩但舉其一二大者不必盡時事舉陳之二章似開當爲己聞)鄙見附達。未知有當高深否。手謝敬頌台安。嵩巖頓首。廿四夜。

○ 起句高調勝前十倍。此五詩幾欲追蹤諸將五首。玩後二章語意當以感事留別爲題。前八詩之三章當另存。置之此間。精神反至散漫。如此五詩搏結有力。字字深穩。尤爲名作。鄙人與被其光華矣。略擬易數字。仍乞酌之。即頌台安。愚兄嵩巖頓首。廿八

○ 適詣談值公出相左。明日楊宅陪弔仍須出門。午後當一奉詣幸相候也。如亦以事出門。即乞下午枉臨寒舍。非面叙不能罄也。逸吾營葬已逾月。未知回省否。兄赴縣十餘日。昨日乃得回省。即頌台安。嵩巖頓首廿八。

○ 聞節後啓程。未卜定期何日。前次回京謝免臚儀。並行期亦不及知。區區薄意。謹先奉上。求勿見卻玉禱。委實舊作扇面。並賦二詩爲別。頹唐之筆用博一笑。落句零澁無理而實有意。言此二三年中外言事者祇如泥窟中作怒蛙之聲。急望向高處立明處說一發其夢耳。敬頌行安。愚兄嵩巖頓首。初八

○ 昨枉顧失迓爲歉。何日榮行。天氣大晴。想可得南風利濟也。致會官保信書就呈上。見中報准北票捐發還七成。歐陽靜山領款從中扣存。寒家一款亦靜山所樂允。信內亦略及之。今日有小事未能奉詣。爲悞叟便致一信。先奉收存。敬頌行

安。愚兄嵩巖頓首。初二

日間奉請未獲承望顏色。以劉希陶約飯至晚方歸。領誦手書。兼拜珍肴之賜。盛誼勤勞不敢辭。○（曠邦月平起至廿日外惡痛致日又已就平并慰）明日以丁次谷回浙江爲之餞行。兼約王秋希陶佐周諸君一談。適領盛筵爲增光耀。計此日當無他酬應。可否枉過同一屬鑒。無任盼禱。敬賀年禧。附申謝悃不盡。愚兄嵩巖頓首。初六夜。

日稍開晴聞榮行尙未定期。計日內必詣中丞辭行。有兩事須一上陳者。潘琴帥巡撫廣西。而使涖湘數月。實爲湖南之累。以湖南防軍既遺資雪芹宮保數營。又盡擊以西行。所存獨襲雲浦一營耳。洋鎗一營操練多年。盡調以去。於鄙心尤爲歉然。此時軍械虛乏。洋鎗尤爲難得。昨晤襲雲浦。詢悉其軍皆用洋鎗。蓋皆其所自置。凡屢遣人赴上海購辦。即此足見其能。此一軍萬不可遣令外出。沅靖一帶伏匪充斥。盜賊滿野。岌岌憂亂。必得駐軍彈壓。聞卞帥欲調此軍駐防田鎮。豈謂法夷遂至上犯田鎮耶。信然則尙有何辦法。鄙人敢斷稱法夷無擾及鄂疆之理。現聞楊厚菴宮保督辦江南軍務。下游兵力已厚。田鎮設防尤爲無謂。是謂以有用之軍置之無用空虛之地。此軍一經調動。以防夷爲名。即鄂省可以徵調不能爲我用矣。此次中外諸公合謀開釁。關係絕大。然法夷終不過通商及苛索兵費而止。或稍侵擾瓊臺。即各國亦將生心。爲患且無窮。要其害皆不及湖南。而沿海以達滇粵募勇至數百營。豈能與久持。所在頑民之思逞者尤多。所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請中丞收回成命。嚴切責成襲雲浦清查伏匪。無庸調赴岳州。並加意考求吏治。湖南大局之幸。又昨會議徐壽蘅陳奏一件。察卞誦帥之意。直不欲舉辦。以今日商情勢言之。亦必無多裨益。能邀鄂督奏免。省事安民。實爲上策。若尙須應付朝旨。則東征局開自湖南。原屬五成。嗣經曾文正奏免仍留二成。今此二成已歸入正款。即依東征局舊例亦祇得三成。徐壽蘅此摺周詳懇摯。上諭尤仁至義盡。所供給者左相一軍與東征事例相符而合。四省舉辦。湖南尤應爲之倡。或以商人規避取巧。必更換買洋票以相撻抵。商人計較錙銖。稍能巧避。無不竭力爲之。而所換買洋票則固由關道主持其事。鄂督一語分示無敢妄行者。即漢口辦理釐務委員稍明事要。與領事明定章程以屬之稅務司。其弊即可禁絕。今徒欲使釐局設法竊竊。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今議三成儘捐出口貨而寬免入口貨。如此

則直無捐可籌。以湖南出口貨煤鐵而已。其捐能幾何哉。此甚不可也。鄙人以病謝免酬應。不及面告之中丞。幸以此二義詳陳之。無任企禱。嵩燾。

○
開春三日聞張香帥覆奏各局不宜歸併情形。奉旨申飭。鄂中因議裁併。又適見御史德蔭陳奏釐金積弊。慨然太息。以爲朝廷崇獎言路。毛舉瑣屑。皆坐不知事理耳。使稍知事理。亦必不輕易議論矣。略就所知發明其本末。欲藉閣下之力。饒譽當官及諸言事者。推求古今事實一考其原而解其惑。庶幸京師之大稍有一二知者以不至疑誤天下。相與爲顛倒悖亂。書成數日尙未發行。奉憲書兼承寵賜鹿筋。爲老年補益筋骨。循誦感慰。而益慨然於時局之糾紛。深念聖明在上。無與暢宣其德意。匡贊其所宜施行者。恐徒滋外間之疑。粉飾虛誣。倒行逆施。其所關繫尤鉅。爲之旁皇不能自釋。邵小村精細持平。於吏治民生隨事考求。在今時爲可寶貴。其去也深爲吾楚惜。此長吏。當時以直擢九小德出入而大端精幹能任事。新廉使亦明爽。方幸吾湘有振興之望。事變相仍。使人心癡。富平公爲黎文肅所深斥。於楚人怨疾甚至。不能宥容。樞府於此儻有意否。聞其人善心計。大致捆綁無爲。朝廷方深嚮用。蓋亦時尙然也。附祀立傳已歷兩年。似尙未經分派纂修。未知陸蔚庭兄何時可以旋京。承示黃仲弢太史所議。似其門第太高。頗懷齊大非偶之疑。其在家應山鄙人主之。今遠在京師。應由會勅侯主持。非鄙人所能適度。去冬陳程初爲議李質堂之女。唐魯英爲議汪晉卿之妹。并以此語答之。亦械示順孫。京師恐未易久居。可以回南酌議。其赴京甚乖鄙意。吾人所處惟能讀書應科舉。不宜有他營。聞在京勅侯日課以書及文。兼使習洋文，亦祇能聽之。所事乞商之勅侯。稍有所需鄙人爲之籌備可也。王益吾屢速刊存各種。嵩燾不敢應也。爲其言之勤。先以禮記質疑四本巧其審定。再議之。不虞遂已發鈔。益吾主講思賢講舍。志在搜刻各種書籍。嵩燾亦爲贊成之。此舉頗近無名。又須累我數百金以貽覆瓿之笑。手復奉謝。再請台安。嵩燾再頓首上。附錄致傅相及黎蒞齋兩楮及前歲所爲鐵路前後議共文四篇用博一笑。

○
送別行旆。一帆風利。山川間隔。思想爲勞。旋聞入覲天顏。垂問殷勤。文衡資其藻鑑。峯賞啓其俊心。光輔國家。潤色鴻業。亦自雅量素所蓄也。歷春涉夏。爲日已多。敬說履禧崇聖。謹誌綏嘉。惟深祝禱。嵩燾自二月底，一病展轉。

益爲醫藥所誤。不能步履。不食者二十餘日。日至危殆。陳右銘廉訪力排衆議。爲之主方。諸醫以次消退。距今又及一月。喉枯聲嘶。痰結氣短。尙未盡解。恐精氣遂以衰頹矣。舍弟史傳承允俯賜照料。藩姪欲乞成文後錄示一通。尤懷感激。湘中陰雨連月。入夏已深。猶襲重棉。而聞江南北亢旱至今缺雨。皖東振捐相續。公私缺乏。深用憂念。薛叔耘廉訪。訖無南來之信。太原中丞亦言諸事須整理者專待其至。或言長沙貧賦地小。不能回旋。廉訪且謀他徙。頃聞孫數廷方伯無疾考終。能得廉訪接授此缺。庶幾吏事可資清理。但慮湘人無此福耳。新政和平寬裕。一洗從前刻薄操切之習。以得聲譽。前政意在整頓。而不達人情。不明事理。多寄耳目以求知外事。好詳而不知要。并所詳亦祇得其愧佛。往聞吳竹如先生與人論學。謂所言如擊鼓。祇是敲邊。不會得鼓聲。意蓋如此整頓則爲煩苛。寬和又一切無所察納。吏治之趨。同也。最服膺程子之言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明理盡矣。程子又提出一體字。是必理已分明。又須審量人已之交。輕重緩急之宜。務使家國天下之規模人民事物之分量受成於心。行焉而得。措焉而宜。在位者用是以考求人才。其庶幾矣。春闈榜放。湘人與其選者知名之士爲多。固知伯寅尙書主試。甄拔人才必盛。未有無其本而能致用者。凡事皆然也。劫侯函召順孫就試京師。沅浦官保又派輪船護送。鄙意以爲幸領鄉試。北行爲有名。今此何名。鄙病既未甚。孫婦又病甚。而執意成行。又以其舅氏動之意不欲阻之。京師人文淵藪。稍令開拓見聞。未爲無益。但乞訓誨優加。俾知所趨向。不至馳驚外觀。流爲曠達。即所施濟厚矣。臨書無任感禱。敬請台安。愚兄嵩巖頓首。四月廿六日。

○前承典學浙江之信。名邦盛業。慶慰無量。兩奉賜書。兼荷渥頒珍食。值征縉旁午之時。百吏環趣。部署勤劬。而遠及空山一臬。垂注殷々。分其治事之心。非獨情誼之隆。精力沛然。肆應靡遺。足徵福澤所及之遠。老懷彌以增愧耳。東南壇坫。閣下與益吾分踞其勝。扶質立幹。飛翹振英。庶幾乾嘉人文之盛。再見今日。國祚昌明。徵兆於是。豈惟吾楚鄉邦之慶而已。秋闈後補試餘存各郡。冬寒告臻。諸想佳善。惟深欽祝。嵩巖自四月屏跡鄉莊。秋中始能一歸。旋赴牧經營卜居之計。龍研仙爲置一宅。極不合法。當別籌之。喜其民俗純厚。於樸拙之性爲最宜。而栖徙亦良不易。吾楚歷事已深。人心亦略知公誼。誠令賂相及憚次山中丞尙在。即無曾文正公綏定東南之略。用以自保。誠亦有餘。而十餘年來造亂方未有已。識者皆心憂之。海防撤營以後。寇盜橫行。省城竟漠不聞。昨道湘潭。先夕盜劫縣城二家。傷十餘

人。斃二人。至牧亦然。相距亦僅數日。衡山樟樹港馮小航所遇盜蹤尤奇。馮君有智術。當時掩護一人。訊知瓊州徵勇數十人合謀行劫。縣研得其狀責而釋之。驚問何意。曰以盜上聞。駁詰百端。徒取累耳。又不敢久竊以生後患。誠不意十餘年來吏治媮媮至此。朝廷不問之大吏而苛求州縣。庸有當乎。嵩顯嘗論用兵之議。耗斲財力以自生靈。此亦一端也。窃觀今人議論。仍踵前失。而益務發皇之。因記鹽務觀述青城山上官道人年九十見人輒笑而不言。一日見之丈人觀道院。忽自言養生之術曰。爲國家致太和與長生不老皆非常人所能。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故翁大喜從而叩之。又復自承暗不能言矣。彼其所見高出南宋諸君子之上。庶幾知本者。宜其不樂有言也。富彊者秦漢以來所稱太平之盛軌也。勤求吏治。撫輯人民。實爲太平之基。惟此之爲謹而後能守國使不亂。以耀兵爲彊。以贖削爲富。鄙心終有疑焉。疑此之爲其於所謂富彊者有濟與否。未可知也。譬之爲家聚羣子弟之無行者。不責之立身守約。而責之求富。其責雖工。果足信乎。鄙人所爲旁皇四顧。聞富彊之說而益滋懼也。環顧一時人才可與言此者亦無多矣。寄示漢事會最。蒐采二京掌故爲類書之別種。謹當鈔存一分以便寄交舍姪。昨得其南京來信。漢口所患尙未全退。欲及冬寒時一歸休養。未知究竟如何。頃自牧赴縣。過家小住。聞子潛兄有赴浙便足略書奉謝。敬頌台安。愚兄嵩顯頓首。十月初八日

領率惠書并辱藤杖茶菊之賜。欣慰無既。自少病日。苦乏精力。近益昏耗。而步履猶彊。比日微患筋掣。立久則氣不舒而糾結作痛。殆將扶杖矣。遠承眷注之盛心。所以資老者乃適當其時。攀誼關垂。感通神明。豈勝佩仰。敬聆履綏多豫。文教滋昌。瓊英振華。蕩耀湖山。逸聽風聲。惟增懽欣。承論河務前後所見皆極精確。而於事未盡。自漢置河隄使者。但使巡隄。或久或暫。一視其人之能否。不爲常員。河工之煩費。自設河督始。是以兩漢隄官領於所隸之郡而已。隄決河徙乃專使人治之。初謂河督可裁而以黃河北決裁及東河一督則非事也。河南屬境隸之東河江南屬境隸之南河。以專任河督爲義。則自北決後東河當兼治山東。而踵常昭故爲之。東河歲支猶八十萬金。其決而南。仍歲修治之功誠有未盡也。以故所在虛浮漫及二千餘丈。至論今日情事則急在疏濬。萬無可言堵塞之理。嵩顯四致沅帥書。兩致合肥傅相書。三致勳侯書。以爲朝廷必宜先飭南北洋大臣東兼兩撫及河督通籌全局。距今四月。未聞有此。而欲使江隄之民通力

合作以補國家經費之不及。則更無望於今之樞府諸公也。爲頌生中承擬一疏稿。據稱已入告。亦徒爲虛文。時事做壞日甚。湖南此數年中始聞有盜案。近則四鄉劫掠風行。至相與買家蓄錢二十千便懷性命之憂。城防勇營亦屢犯劫。不獨浙事然也。入秋不雨訖今數月。省垣井泉均至涸竭。農田最重冬耕。春且近尙不能開犁。四民皆至窮困。莫知所爲生計。每一思之。食不知味而寢不安席也。錄上疏稿一通及最後致傅相一信。無能有裨時局。略見鄙心之憤急而已。敬請台安。附申謝悃不盡。愚兄嵩巖頓首。蔀月初二夜。

領奉賜書。知去冬一槓已達台覽。敬承春和播愷。澤霈教孚。符采炳耀。良深佩仰。寄示越籍采風錄序。純實淵懿。季春所長。其於時文工力尤深。自道其所得。有味乎其言之。然在季春則可。以概今世之冒時文者恐有未允也。經義之始猶今之經解。而專就四子背發其義蘊。要亦經學之一端也。似未宜岐分。以采風爲名當不專主經義。以文試士。隨所試謂之文焉可也。閣下識解超絕一世。所學與才亦足以達之。當自述其所見。季春所見不必與閣下合。鄙人所見又未必與季春合。是轉益歧而紛也。謹就原本起結二段微加修飾。中間因季春之言時文推廣言之以自發其所見。以文論不逮季春之皎潔。以所見論又與季春略有異同。終未知有當否。仍乞與季春兄共審定之。黃河南徙。鄙心之憂有獨切者。禹治水別濟北河分行四瀆。而水之順流者二千餘年。歷漢而河合濟。歷宋而河合淮。亂四瀆之經而河患日劇。大率數十年而一小變。千數百年而一大變。其勢日趨而南。必變而合江。混四瀆爲一。比年以來江路積游成洲。無處無之。華容之南洲寬廣至一二百里。自道光辛卯訖今六十年。水患頻仍。由積游日甚水無所洩故也。往聞胡文忠曾塘角測水。道光中深至二十五丈。未見底也。今使人測之僅及一十二丈。今又二十餘年矣。江路漲變不可端倪。又迫河患。則恐復有堯時懷山襄陵之憂。默察天時人事交乘並集。外間吏治風俗民情皆至岌岌不可終日。蹇々老臣。搔首四顧。無與同憂。自閩其愚而已。前稿以濟河爲義。兼資營勇士紳以佐經費之不及。而其大旨在剷除河員積習使不得參與。自明六七百年曾治河者專主堵築。利其無可窮詰也。一擲數百萬。相與視爲國家漏卮。及此時稍易其涂轍以求實際。正惟堵築之無可施也。明知其無可施功。而開支經費上下相蒙。誠不解其何意見。河南冬月信工次委員三百餘人而投劾者未已。募民十營以工代賑。人給月餉三兩。始一開幕。並製備器具。支銷三十餘萬兩。自星使以下皆建行館工次。是時大工尙未開辦。已

支銷三百餘萬兩。而所徵糶料僅及三分之一。來示東人不利堵塞決口焚其糶料。此似傳者之過。初徵糶料一責之州縣不給價遂至焚毀官署。並已徵之料焚之。豫東毘連五六縣皆然。嗣經豫撫明定價值。其事遂寢。豫東民氣強悍。然無敢與官抗者。大吏不能研考下情。州縣乘之爲虐。而因激使狂逞。則亦始終條理之有未悉也。河南來信隱約言之如此。卜公擢閩督。太原仍履舊任。皆今世所謂賢者。竊觀天下大勢。吏治之敝民俗之趨日益加甚。又益之以窮困。重之以盜賊。日夜變其將亂。雖有賢者安所施之。湘人官京師者。大都眊亂不明事理。如陽湖憚公景東劉公號稱賢能。德化李公亦能動求吏治民隱。前後劾去者三人。皆良吏也。蔣壽山一鷹本屬無稽。而所牽引皆無惡德。亦無幾微關係民生國計。其乘輿至朝房。誰見之而誰知之。兩年乞休。并不一接見屬吏。朝祭大典皆廢。不知何所倚畀。資其臥治。祇此已足。不待更摘其要義，而觀其所言乃似竈下嫗談鄉里是非。使人不耐。又於其中訕訕湘人。不顧苔岑之誼。其愚謬如此。前嘗謂其言不酬。誠哉其無可酬也。樞府似亦偏於湘人加之過抑。太原行政亦注意在此。橫被湘人以跋扈之名。力反賂文忠之政。正未知湘人何負於國家。爲京師所不容。則亦由湘人官京師者是非得失全無分曉故也。太原精緻絕人。護官甚力。當時官人交口頌之。過後乃相與譏議發其陰私。其用意在屈抑士紳而徇庇屬吏。縱容盜賊。至使吏治民風日益敗壞。至今相爲祖述。鄙心極爲憂之。衰病頹唐。更無餘望。惟望得一良吏稍紓數年之亂而已。順孫僥倖一矜。濕蒙獎藉。特飭錄書院甄別文求季蒼兄教削。并乞致懇。敬請台安。愚兄嵩巖頓首。三月三日

○
 奉讀惠書知去冬一械已達台覽。值使車歷碌之秋。垂念空山一叟。遼勞存問。銘感滋深。敬承履祐含宏。充實光輝。存教翼道。發皇觀聽。引釐宿蠹。彌切頌私。屢觀申報所述。意在厲威嚴。力矯末世媮倣之風。納之軌則。尤爲匡時之大用。足以廉頑立懦。畏威而期於寡過。然浙人頗有議其用刑之過者。自秦漢以來。禮教論失。國家盛時整齊嚴肅。官吏奉法。惟能使刑罰脩明而已。衰亡之世。人心玩愒。小人敢於爲非而不恥服刑。士大夫輕於犯義而不任受法。於是一切務爲寬假。人心風俗頹敝滋甚。學校者人心風俗之源也。但觀刑之能用與否。可以知世變矣。聞浙人之言。恐足以亂一時之聽。意者嚴察弊而慎用刑。常使誘掖獎勵之意多於所督責者。或亦勸學之一義乎。嵩巖去臘偶因客至觸門限傾跌傷額及臂。委頓兩月有餘。二月中赴講舍。乃始出門。精神意趣愈益素然。早知此必不敢應講舍之聘。比年湘中人文自不

乏。舊時高才生率得乙科以去。新入數人亦多美才。惟自乾隆以來訓詁考訂之學已成百餘年風尚。薄視宋儒之官性理者。立身制行無肯措意。漢世經學昌而人才盛。國朝經學昌而雍乾以前敦厚純樸之風亦遂日以淪替矣。吾楚更數年。幸及江浙人才學問如嘉道時。徒恐科名不逮耳。風氣之萎靡人心之澆薄。其源皆在士大夫。則亦吾輩之咎也已。新刻皇朝三通承允惠寄一部。感荷無極。漢事會最錄存副本。似尙不足付刊。原本謄誤滿紙。亦未易編校。俟便寄上。周自庵前輩思益堂日札二十卷。前四卷經五六二卷史。餘多國朝掌故及雜記。初與李黼堂約醵金爲刻之。及取視論經史多淺近。無所發明。意欲摘取數十條併入雜記中。不便標列經史。可以刪存其半。屬海如世兄爲之編次。與思益堂詩集并行。當由閣下與王益吾兄校訂付刊。並穢商益吾俟得回信照辦。或徑可寄交益吾審訂也。敬請台安。愚兄嵩巖頓首。再示及周僕爲意誠舊人獲蒙贖植皆出盛德。兄亦深苦其濟求也。再閱季春門人楊汝襄熙春兄弟以季春之命來見。因留之齋中。令考試額課。以次叙補。其弟以多病告歸。汝襄獨留。其用工甚苦。日夕不肯少休。而苦天分稍低。每見其論著徵引浩博而意不能舉其辭。多爲所習子書所累。然其心鏗而不舍終必有成。以季春之意勤勤。故以奉告。乞轉致季春爲望。楊生蓋性老之族孫也。再頌台安。嵩巖再頓。五月十三日

○
三月奉謝一書。并漢事會最四函。由傳青老轉遞。并屬信件。當先增寄。想塵台覽。溽暑煩蒸。倍甚往歲。敬讀福履清嘉爲祝。頃胡子政歸述悉賢勞之蹟。適符所聞。言者謂其勤。其實寬。二者之相濟非有分也。認真則勤矣。認真而體量人情斟酌事理。即謂之寬。親所設施。實兼斯義。初或泛駕不甘約束。久遂翕然服教畏威。無復遺議。亦由其公廉明恕。有以鑒人之心也。用此以經世事物。平理天下。亦豈能有加哉。湘人武功於今爲盛。乃復得閣下與益吾同時司文學之任。照耀東南。而閣下方行矩步。彬々然大雅宏達之才矣。星使南臨。大波生於湘上。似所陳奏非一牽引及六七小吏無一爲暴者。其事又至微至隱無少關係。不知因何有此文。即如莊子者。前後五六年專持意氣而不當事理。官紳側足。前歲以禁賽神激變。於心亦不自安。病假至逾一年。兩請開缺。歲餘不出房戶。朝廷曲意慰留之。京師亦無一言。去冬銷假後。幡然易其所爲。於士紳亦頗相款接。而於此時力攻之。且謂其回任後所行多失。則亦過失之甚矣。其論勸但少村獠以益務。湘中釐捐立法至善。流極敗壞以至今日。而猶遠勝他者。但公呈驗簿冊經理五年。長收至四十餘萬。羣賢

言者之失實。通計所言無關民生國計之藁末。而受累者正復不少。龔雲浦尤丁其厄。以營制繩帶勇者。必多出入。如箕斗卅一節。湘軍開募從不知此名目。亦可笑也。世謂湘皖盛衰之分。皖人互相維持。湘人互相傾擠。此次歸獄龔君亦其一證。傅青老澹逝。與意城病狀微異而急遽同。意城神氣已先蕭索。青老強健尙未減也。又善謀生之術。於此益歎衰老之年不足恃。既傷逝者亦自懼也。李芋生刺史於竹湘爲姻親。從其家檢出漢事會最一書。云可交其從弟李華庭帶呈。華庭世家子而以勇略著聞。咸豐七年始從彭雪芹官保爲哨官。歷保至副將。借補蕪湖營水師守備。以蕪湖會館公事陵犯魏召堂。言之官保落其職。光緒三年又從劉毅齋關外。數年開復原官。歷遊江浙。意欲得一差自效。芋生刺史託求一言之靜瀾中丞。令管帶一小營。必尙能得其力也。敬請台安。愚兄嵩燾頓首。六日

領率賜書。并惠寄皇朝三通全部。感領實深。寒家舊藏三通及續三通。獨缺此種。蒙惠補所未備。尤愜鄙懷。前五月奉寄一城。略述所聞浙人議論。大率地方風氣孱弱近水者多文。近山者多樸。文勝則爲濶張。樸勝則爲頑獠。頑獠易治而濶張者難矯而正之。所歷試諸郡皆文勝之地也。流傳及遠以爲過嚴。而所在士論翕然。則意所振發昭蘇必皆足以廉頑立懦。嚴於一人一事而風教所被承其益者爲多。諸所傳聞皆濶張無實之言也。人文之盛。應試者之多。尤莫如甯紹。再東益簡陋矣。甚喜所至能服教從化爲尤慰也。海軍之議自湘人發之。所謂儒生不諳事勢之言也。中土用兵與泰西異。泰西用兵。教之有其本。習之有其程。君臣上下并心一力以講武爲事。風俗成而人心亦定矣。是以其兵練而愈精。中土用兵。用其方新之氣而已。漢唐以來二千年盡然。頓兵久則惰而衰。無警而以練兵爲名則輕而剽。爲戲而已矣。又國家體制不以兵權假人。有征討之事乃出重臣領兵。令盡沿海數千里之地授之一人。俾主方略。誰堪任此者。而設海軍署京師。沿海形勢與在軍之聲息曠隔不相聞。遙領節制爲塗飾耳目之具。輕重緩急無施而可。此何爲者也。言者亦知其煩費。而於古今事變中外情勢與所以治軍保國之經舉莫能辨。其行撻塗。紛紛藉藉以趨惶亂。所憂實大。比見邸鈔親政之詔。益用憮然。正恐其中尙有隱曲。非獨聖躬正當典學之時。即興獻失所稟承何以自處。竊度廷臣無能爲迎養官中之請者。國是將益紛岐。東南旱潦相尋。民食虛耗。就吾湘論。正月一雨至五月。而江水不漲。蓋衡永以上西至寶慶皆苦旱。六月以後亢陽奇熱。穀價一千二三。未爲昂也。鄉間準河斛一千一而開倉即罄。不可遏止。寒家比歲皆有存餘。今歲乃立

醫。其抄篋行數里求斗石之數不可得。於時將未有荒徵而蓋藏之虛乏如此。士習民風日益蕩陵。頑然莫知其非。而措紳有勢者又各相爲齟齬。近一二月事故尤繁。湘中聲名最佳者朱禹田周笠西。笠西爲左文襄胞姪之女媒說本正義也。而有黃姓者以與有舊說。僞造書信。廣布謠言。一時物論從風而靡。集矢笠西。笠西遂亦爲之惶惑。援公論爲名。收還庚帖。黃姓乘勢具控臬轅。其主訟者實一異宗之生員健訟者也。至開其橫單。暨列省紳數十人。凡附會謠言者四正紳而周笠西爲劣紳。肆口品目。終歸縣訊。一皆虛誣。竟相與以謠言爲公論。周笠西爲時大詬。黃姓生員者訖不一加究責。朱禹田爲成靜齋任過。重加大府匣費。爲衆商所揭。由督銷局徹其總商。另札委數人。而所加匣費大府不與寬免。仍然相持。成靜齋之名以大毀。禹田以亦傳會任咎。此外則黃子壽京控多所牽引。大率奔利如赴敵。造謠如流水。弱者羣起蹂躪。強者無敢譏評。人心風俗之敝誠莫甚於今日。拊循其民則多瘠罔詔之憂也。起視其士大夫則方與爲寇讎之徵也。欲救正而不得。欲避去而無由。以閣下同鄉。并彙舉近事以發一慨。嵩閱精力日益消耗。講舍章程粗立。裨益無多。文正嗣新定董事四人。比告禹田就便提出此款交併經理。以省枝節。手此申謝敬請台安。愚兄嵩閱頓首。七月朔日。

前呈一函。想蒙惠覽。秋闈後即須按臨補試各郡。褻惟所泄。清風遐揚。多士景從。業光道泰。欽祝無量。嵩閱避地鄉居。偶以事一還省寓。仍屏除酬應。從無車馬往還。耳目爲之一清。頃以冬至宗祠祀事。一詣縣城。年老氣衰。奔走爲勞。罔叔爲意城十餘年舊人。其才力尙堪效驅策。屢求一書走投鈴下。以知末世人才難得而營營者苦煩不欲相擾也。乃復求得李作周一書。佐周於意城爲至密。亦久習其人。頃以附舟東下。道湘陰。仍固求一言爲質。念其已假裝赴浙。爲略言之意城。曾薦隨劉隄莊江南尙能料理公事。然得隸身節署。於身爲有光。不敢校事。處以跟班亦足以償所願。益吾東華錄書板已贖還。原刷一網銷售不及百金。存置文公祠。盡爲蟻蝕。益吾取京二十部。僅湊得六部。亦未給價。鄙人爲張羅刷費二百五十金無從歸款。與朱字田謀補刷一網。分給入股者。而爲王菊生所持。股銀未交。先取書板封存。人言王菊生之護法勝於金剛也。一笑。至閩季蓉一書祈飭交。匆々不及詳述。敬請台安。愚兄嵩閱頓首。冬月十三夜。

去夏劫剛通侯命孫本謀就北闈試。奉上一楮。以事遷延。涉冬乃行。鄙意殊不然。前楮未改書。逾月再奉賜書。并示有

感五律。渾含堅卓。託慨遙深。彙陳時事與所以垂戒能舉其大。爲得少陵之神。言者謂當時自許稷契之旨。具見於詩。固非虛語。嵩燠有與傅相論鐵路書。回書謂所言深中其意。而以所謂幹路者爲不易行。往年數與傅相論海防機宜。尙記其一槓云。無與主持國是。雖處局中。如在局外。但能自就其知力所及。仿行西法。儲養一二人而已。每思此言爲之慨歎。遠近論者以是蔽過傅相。亦豈足盡傅相之心哉。嘗笑自古言經國之計。能盡古今之變述明哲之規。而不能審量當時事勢與其才力能行與否。言之愈精。其去事理愈遠。論人亦然。彙讀船山書牘申韓之說。極論諸葛公不當用此爲治。初疑諸葛公生擾攘之世。值羣雄并起爭逐之時。倉猝以就功名。所自命者管樂。而其量固遠矣。豈能以三代王政期之。其後從政粵東。稍求自試。涉歷二十餘年以來。言事者毛舉多端爲綜覈名實之說。而後慨然歎息船山之言。蓋親見萬歷以後頭會箕歛用摠切之術以求挽虛誣錮蔽之習。繁刑峻法而狡僞者軌法脫免。良善反罹其咎。愈益不當其罪。坐使人心解散。國計銷靡。以訖於亂。是以言之痛切如此。處末流之世。紀綱法度廢弛久矣。人心變幻百出日益不可窮詰。於此當益勸求吏治。培養國脈。靜以俟之。寬以容之。力求保國安民。使不至困亂無告。則猶可庶幾也。襲世俗之見。剽劫一二人之言。日擊時事之日非。立言陳計。謂可稍圖補救。尤君子之所慎也。家居卻掃。不聞時政得失。惟自數年前廣開言路。見諸言事者窮極釐捐之弊。屢煩詔旨督責。竊獨以爲國家人才之乏。一至於此。良可浩歎。國家經費所入。自初盛時常留餘以示寬假。取足以養欲給求。承平日久。侵冒日多。各關課稅及錢糧正供所入浮收常倍於經制。至有數倍而不止者。通計國家取民之經。惟釐捐侵耗最少。四川之夔州。江南之五河。委員所得常一二萬。爲釐差之至優者。然歲收至三四十萬。是猶二十分之一也。其間貪黷虧挪。由督撫用人之失當。豈章程之咎哉。要之釐捐之虧挪。準校經制常人之侵耗相距甚遠。而收數固爲至多。國家豈患少此歲入二十分之贏餘以資人之生計。而使各效其力。且釐捐之起。本由乾隆以後。商人營建會館。籌畫公款。取之甚約而不勞。積之甚厚而有繼。自頃軍興。遂用其法以籌餉實爲歷古未有之創舉。唐劉士安轉運江淮。所任使多收人士有幹能者。史稱其通壅滯任才能。富國而不勞於民。夫苟以常法行之。所在皆壅滯也。劉士安賴利權。惟左引用士人廣儲耳目。使遠近之氣常通。是以獲美利而人無厭苦。彼其所職在轉運。猶國家經制也。而不惜煩費以求舉所職。國家終以享其利。釐捐爲軍興以來一時權宜之計。不領於經費。又皆親見其倚辦軍需。收蕩平克復之功。裨益國家甚厚。言事者不知何所伎忌。悉力攻毀之。每下一苛求督責之令。則弊端日增

而收數亦日減。當事者羣懷苛刻以繩其下。人心慄慄自危。相與粉飾掩護以求穿過。所在巡丁役夫橫行而無忌。此區區十餘年所目悉而心傷者。樞部諸大臣生長承平之世。積資以至高位。本末得失宜所不能知。部書利用報銷之名。爲圖利之資。言事者從而助之。悉人士月得數緡數十緡之薪食盡壞而奪之。以求快於心。使天下側足而立。故昔以謂發此議者非言官之罪。吾輩不明學術。不達事理。持議論者之罪也。王王秋博學多能。每與言此輒爲舉司馬德操之言。儒生俗以不達時務。俗吏一時在官者。儒生則君輩也。究其旨多出於伎忌之私。以爲吾不屑爲此。天下亦安用此曹爲也。山宋吏來。以言語禍天下若此類者固多也。自去冬來由邸抄奉讀諭旨。數舉祖宗成法。懷勤勤求治之心。額手歎伏。誦聖人之明。及讀裁併各局諭旨。歎曰。此由樞府未究古今情事。惑蔽於人言。以有此也。以盤捐歸藩司。以保甲歸臬司。以督銷歸鹽道。所省局員薪俸支銷皆可數紀。歸併各署。勢將假手書役。其爲侵冒豈可勝言。自古治天下大計在急通民情而不及。至於籌餉下及民商。尤須體量商情。使人信從。而後欺蒙偷漏之弊少。局員專司其事。研求體察。決去羶蔽。猶虞便且至無所控訴。而又使之持籌握算。與商民爭錙銖之利。非獨自塞其利源。其傷政體實甚。本朝立國規模與前代異。前代州縣皆有庫儲。如南漕一款皆存留州縣備用者也。一切主之自官。百姓納課稅供使役。其勢常至隔閡。因朝州縣多資紳民之力。列入祀典壇廟無一不歸民修。官民之氣常通。是以深仁厚澤洽於人心。亦由民氣易以上達故也。舉辦盤捐。引用士紳。本劉士安成法。良亦國家風會致然。歷觀前代史冊。軍興用煩。爲轉餉之計。設法徵求。多立名目。其法雖較今日盤捐爲煩。而所取亦未必加豐。乃至焦頭爛額轉徙逃亡。怨咨載路。蓋州縣之橫征。差役之苛求。羶蔽深而侵牟者多也。盤捐之興三十餘年。大亂已平。相仍不廢。誠因各省有留防之軍。有協撥之餉。不能不資取給。實亦其用法簡便。民俗習而安焉。不如前代之擾亂不可以終日也。設局用一委員。日與商民相見。稽覆既周。交納尤便。所以能通壅滯。良由此也。奈何僞一委員之薪金。假手書役以益其壅滯。爲此織裔之計乎。無已則并各局裁撤之。不能利國而猶足以便民。以各保其私利。若仍存盤捐督銷之名。而盡去其實。決知所收遠不能逮今日。徒使商民困於書役。流離耗敝相與怨咨。以從前代之裨政。其矢計也甚矣。至於鹽務之有督銷。尤與盤捐迥異。盤捐局用有常而收數絀贏不齊。少一支銷即多一解款。鹽務專以所銷引數爲程。國課在其中。局用雜款亦在其中。取之商人所得之贏餘。隨所銷額引繳納。

多銷一引即多得一引之經費。少銷一引亦祇能計引完課。不能以所收之經費填補額課也。是以督督銷局用同取之商民。而督銷局用尤與國家經制毫不相涉。必裁去局員。誰與任督銷之責者。曾文正公初議招商。舉行引引。當時為運司。上言鹽務以引地為綱領。軍與以來兩湖引地為川粵各私占踞。從何收復。今當先為收復口岸之計。如各府縣城又各市鎮商賈匯集之所。必有鎖鑰市肆。多或數十百處。少亦數處。督使銷行引鹽。此易辦而知也。但使口岸不能屯積私鹽。即票引可期暢行。而引地自復。惟須所在以一官督之。文正公復書極以謂然。惟云收復口岸四字未能見之公履。當仿其意行之。此督銷局之名所由起也。凡經設立督銷局。皆行引鹽。無局者皆私鹽也。嵩慶屢言之督銷局總辦並以開局經費為慮。不敢多設。通計湖南分局不過十餘。湖北江西各設三四局而已。竊謂司農經國計者。正當責成督銷。不宜為商人惜此經費以取坐困。而反日責以裁局員減薪水。抑不知此經費果國家經制乎。抑出自銷行額引之商人乎。鹽務國家大利。當細心體察。聚其要領。鼓舞商人為之。見小惜費。經營一家生計且猶不足。而可以言國家大計乎。嵩慶任運司一月。時票引尚未舉行。即各場鹽並利行私稍與清理收課銀三十餘萬。加於盛時。故凡國家所恃以理財者。急求擇人而已。未聞朝出一令夕發一議。東搏辦事者之手足而能稍有裨益者也。嵩慶自以無才不敢過求仕官。去歲一病數月。精力衰頹。於人事無所介意。而自初通籍已歷四朝。身在江湖而常繫心君國之重。欲以此意上陳。以非職分所及。不敢自責。其餘於同時在事諸君子又未宜以一隅之見妄有干瀆。特私以質之閣下。樞府如孫許兩公及翁尚書潘尚書曾侍郎皆知言者。乞以此說詳陳之。以希萬一之有幹旋補救。其在下持議論者尤不可不使知此義也。敬頌台安。愚兄嵩慶頓首。

開春五日

○
領奉台檄。猥以衰老七十之年。渥蒙記注殷拳。寵頒珍贖。集莊史為聯。乃適得生平讀書旨趣。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仰荷名器之褒嘉。厚誼榮施。光被無窮。敬詔軒軒所泣。乘光道泰。譽望益隆。無任欽沐。嵩慶頃歲以來。起居服食尚幸如舊。而精氣銷敝已甚。尋常酬酢或至尙早。未次。忘其所為。良由衰疾使然。抑亦治心養氣之功多有未逮。遂并耳目手足不相管攝。杜子美所謂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衰憊之俗皆然也。頗笑今時士大夫攘斥夷狄不遺餘力。迨聞有富強之說又爭言西法。一切謀仿行之。近日規復錢法之議。通飭各省購用機器。廣開鼓鑄。其言美矣。而不知非力所及也。

鼓鑄停廢六七年矣。往時州縣雜款盡解藩庫。不入奏銷。歲費十餘萬金。可以得數萬緡之用。即有煩費而力足取給。自道光以來。州縣正款且有虧缺。何論雜款。藩庫無可支銷。并鼓鑄之費無所出。且以六觔餘之銅鑄錢一千。銅價已歸一千之數。鑄錢者一省。銷毀者盡一省。所用之銅器皆優爲之。是以數十年來民間所行用皆私鑄也。蒙嘗論錢法之敝無甚於中國。安南高麗猶將勝之。以彼尚有銀條相權爲用。而所行使之驚眠錢猶一例也。方今民窳財殫。所急者錢穀二者而已。而錢法山國家利之。當使錢一千可得二千之用。然後出錢多。國法自然流通。亦足以勝私鑄之利。使其權一播之國家。未易輕言規復舊制也。當十錢用以支餉三十餘年。盡改而爲利錢。每年應支之餉且及十倍。力果能給乎否乎。今言富疆者動曰急行西法。抑知西人所以富疆果安在乎。彼其製備機器動數十萬金。數年之間無有利也。其規模已定。流行已廣。而後計息多亦不過分釐。所以爲利者。由是以達百年數百年利源爲獨長也。而自始計息時先取一成之利輸之國家。所以爲公私兩利。窃譬之一家然。必其父兄督率其子弟勤儉務正業者後可以爲興家創業之基。其爲之有效守之有常猶不可保。要使不爲放辟邪侈。則亦足以保家。富疆者秦漢以來郵治之盛軌。優游馴致數百年幸而及之。未有人心風俗流極敗壞而可與言富疆者也。今之詆斥西人與其言富疆者。皆眩於一日之聞見。隨之以轉移。所以爲言不同而敵同也。因見申報而有感於一身衰憊之徵。聊爲閣下一言之。漢事會最一書檢置篋中。待便寄還。癸叟夫人赴浙。當經久居講舍。瀕行始知之。茫然不復記憶。蓋凡事之頹廢大率如此。當存之傳青老處以憑附寄。近以半月失眠。眼疾大作。昏蒙尤甚。三四十年來於此頗加保護。雖至老病不甚爲累。前冬目力大減。不復能辦小書。至是昏痛加劇。即此一書亦數息乃成。老景逼人可畏之甚。手此申謝。敬請台安。愚兄嵩巖頓首。三月廿日

已卯春自海外假歸。會有狙擊洋人入城一案。議論洶々。竟謂鄙人與約來南。略刻書疏數通以資曉諭。見者心折。自是無有異議。既久亦忘之矣。頃馬眉叔索此書重刷數部。所論中外情勢亦尙未能觀其通而盡其變。而大致固已了然。率寄

二冊請

子玖老弟大人管收。并乞分致冶秋一冊。愚兄嵩巖頓首。十月望日。

學海花考證

思 仿

學海花一書歷久彌光近年燕谷續書既登本刊尤爲讀者所樂稱道茲得思仿先生近著考證數篇函爲揭載以諗同好

編者

第十一回

(一) 潘尙書提倡古學，喜金石講公羊考證

(原文) 這位潘尙書學問淵博，性情古怪，專門提倡古學，不但喜歡討論金石，尤其講公羊春秋的絕學。

按提倡公羊學者，翁潘有同好焉。沃丘小傳於潘云，於經通公羊春秋。但此篇所述乃以翁同龢之事歸諸潘祖蔭，摘第十三回之誤下第遷怒座中賓乃以翁事歸潘也。張一麴古紅某開筆記九云，應試之文，至光緒乙酉，一變同治以來舉卷之習，而歸諸根柢之學。是科北闈主考潘文勤翁文恭二公，皆以樸學提倡風雅，與嘉道間阮雲台畢秋帆後先輝映，爲當代士類所宗，越漫日記有云，伯寅書言金石之學爲實學，以世人不識古文奇字爲恨。復書告以金石固不可不講，而近人往往全不識書，臆造古文，不識點畫，而曰可正說文。杜撰年號，不辨時代，而曰可補正史。且藉

以游揚聲氣，干譏公卿，是亦風氣之大害，所當防其流弊者也。清裨類鈔引南亭筆記云，光緒初潘文勤與翁叔平相國盛伯義祭酒研索鐘鼎篆隸，往來箋翰，率用簡分，遂以金石家馳名都下。潘文勤酷嗜金石，某年以修墓回籍，聞某處有某碑石，欣然往覓，至則石在某姓家子結床後壁間，文勤持燭捫索之，良久良久，飛塵滿頭不顧也。已而審爲良本，立予五百金畀之去。故翁挽潘云，金石錄十卷人家，(君有此小印)歎君精博。文勤尤注意吉金，所藏鐘鼎彝器之屬逾五百件，實爲收藏吉金家之第一。又陳恒慶歸里清談云，尙書喜鑒別金石，有灤縣裴三者，得一漢洗，花紋古篆皆佳。尙書以三百金購之甚喜。裴三求書楹聯，誌之，曰汝先歸店我即令人送到，乃舖紙濡筆，直書，畫成一幅，命僕送往，旋又寫成一幅，更命僕送去，蓋得一古器而興高也。有諸城縣拔貢生尹祝年講金石之學，入京朝考自書門生帖謁尙書。尙書曰，此非門生也，姑延入，尹入見即行師生禮，口稱老師。翌日入南齋，告曹殿撰曰，君同鄉尹祝年硬拜老師，似強姦也。同值者急詢之曰，強

禮考花滙

森已成否，相與大笑。內侍急入曰，皇上登座，笑乃止。此潘嗜金石之又一說也。清稗類鈔，已丑會試總裁潘文勳公祖蔭，正場首藝凡發揮公羊玉魯之義者，無不獲售。此甚喜講公羊之又一說也。貢少芹近五十年見聞錄，光緒朝常熟翁相當國時，京師盛行公羊學，蓋翁相酷好此。凡遇講公羊者皆引爲知己，不惜極力援拔。一時士大夫乃以此爲終南捷徑，即康南海見重翁相亦以此也。亦有不學之徒不識公羊爲何物，徒假其名以自炫於人，窗下案頭必置公羊傳若干卷。一時琉璃廠書肆中公羊之書幾爲之一空，而書價居奇，高拾其價，購者紛紛不絕，乃搜之式微之家。有某寡婦者，其夫爲翰林，以病歿於京師，所有破書多不愛惜，隨手散失，其中有公羊一冊明刊也，寡婦不之識，竟與他書同棄，已磨損其末兩葉，一旦爲同鄉某君所見，驚曰，此寶物也，亟以百金購之去，寡婦頗藉其資以謀生云。近代名人小傳季文田傳云，嘗譏翁同龢不當提倡公羊以亂召士，足見翁公提倡公羊與潘公若桴鼓云。

(十) 黎石農(李芍農)主戊子江南鄉試，工魏碑精熟遼金元史之地理注元祕史考證

(原文)戊子鄉試的年成，江南大主考放了一位廣東南海縣的大名士，姓黎號石農名殿文。詞章考據，色色精通，寫的一手好魏碑的字體。尤精熟金元史的地理把幾部什麼元祕史長春真人西游記雙溪醉隱集都注編了，要

算何願船張厚齋後獨步的人物了。

按黎石農殿文即李芍農文田，已見前。近代名人小傳，李文田學問淹雅，博涉羣籍，書法亦直逼北魏。其述作有體，不雜浮詞，非張之洞所及也。字芍農，順德人，由編修直南書房，歷典文衡，官至侍郎。光澤何願船爲朔方備乘，號稱淹博，而文田所注元祕史足補所未逮。又孫師鄭說林，順德李仲約侍郎師文田，辛亥後追諡文誠。師平日嘗與門弟子言，他日得諡文敏，與葉香光張得天並傳足矣。今追諡文誠，非師初願所及也。然師謀國之忠誠，交友愛士之誠懇，有非尋常朝貴所能及者，易名之典當之無媿。師歷典以閩江浙試事，又督學畿輔，所至均得士，戊子江南榜尤多鴻碩。題爲可與共學兩章，余主反經行權術說，合兩章爲一事，通篇均用散體，以古文爲時文。篇中有云，君臣者天地之常經也，而讀賡揚之詩有以臣伐君者矣，兄弟者亦天地之常經也，而讀鴟鵂之詩有以弟殺兄者矣，是何也，曰反經以行權也，蓋經爲已定之權，而權實未定之經，反經者非離乎經，乃正合乎經耳。余卷山房考吳承志呈薦後，師擊節欲賞，終因語近激烈，遂以以穎濫見遺。時越五載，邀余佐順天學幕，剪燭談藝，契洽無間，追述前事，引爲大憾，引東坡失李方叔事以自比。長春真人元祕史晚出，於蒙古疆域立國世系頗具梗概，乃廣搜紀載，兼近無泰西譯籍，辨析訂證，作注十六卷。又以